

现代出版学精品教材
XIANDAI CHUBANXUE JINGPIN JIAOCAI

中国编辑出版史

第2版

黄镇伟 编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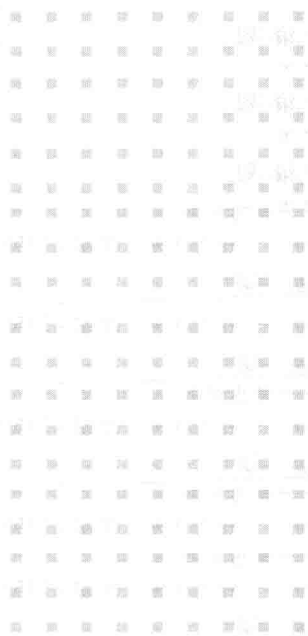
现代出版学精品教材
XIANDAI CHUBANXUE JINGPIN JIAOCAI

中国编辑出版史

第2版

黄镇伟 编著

现代出版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编辑出版史 / 黄镇伟编著. —2 版.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 1
现代出版学精品教材
ISBN 978-7-5672-0752-3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编辑工作—文化史—中
国—教材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教材 IV.
①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7223 号



现代出版学精品教材
Contemporary Publication Advanced Textbook

总 策 划

吴培华

中国编辑出版史(第2版)

编 著

黄镇伟

责任编辑

张 凝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丹阳市胡桥镇 邮编: 212313)

开本 787 mm×960 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26 千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72-0752-3

定价 36.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编委会名单

总 策 划 吴培华

编 委 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拥军 朱胜龙 朱静雯 李寿春

吴培华 张志强 周 奇 苗遂奇

徐建华 徐柏容 黄先蓉 黄镇伟

薛华强

执行编委 吴培华 薛华强

出版者的话

“现代出版学丛书”自 2003 年出版第一辑后得到业界和教育界的广泛好评,根据编辑出版工作的实际需要和出版业人才培养的需求,我们又连续组织出版了 3 辑,共计 4 辑 25 种。

出版属于内容产业,创新是其不竭的灵魂。因此,对教材不断进行更新,以跟上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出版学丛书”出版以来,出版业与出版工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出版业转企改制工作已基本完成,出版业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要求,出版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数字化出版的快速发展更是对出版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业界同人纷纷建议对“现代出版学丛书”进行及时修订,鉴此,我们决定在原有基础上,根据学科建设的要求,精选其中 10 种,结合出版业的最新发展态势,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补充,期望为我国的编辑出版专业打造一套高质量的现代出版学精品教材。

该套教材继续体现创新原则,吸收我国出版界的最新理论成果,反映出版界改革发展的最新动向。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出于对这套教材的爱护,对其中的不足之处和疏漏讹误,不吝赐教。我们相信,我们对中国出版业的拳拳之心是共同的。

总 序

书籍,是人类传承文明的主要载体;近代兴起了报纸和杂志,于是文明传承又多了一种工具和媒介,从而新闻与出版并称。但是二者在传承文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各自的特点有所不同。报纸杂志的时效性强、内容多样;书籍则传世久远、影响深远。二者相济,既及时反映了即时发生的情况,又引导人们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于是人类的文明得以播散和流传。

任何国家的新闻出版事业都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服务的,绝无功利的新闻出版事业从来不存在。过去,我国的新出版事业只注重了它的宣传作用,而忽略了它还有商品性的一面。这是计划经济导致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很快意识到了出版事业的二重性: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我国的新出版业,一方面要发挥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建设、发展、生产和流通,这两种属性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建设、发展、生产和流通,才能更好地宣传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思想,弘扬正气,凝聚人心;也只有坚持正确的导向,乘市场经济的浪潮发展,才不至于迷乱了本性,才能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自己的特色,参与国际出版业的激烈竞争。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出版业,也无论从我国出版事业的哪一方面的属性来说,要使这一事业发展壮大,人才都是关键。特别是我国的出版事业正处在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当中,人才的问题更加显得重要而紧迫。

现代的出版业需求怎样的人才呢?我想,这样的人才除了应该熟悉现代新闻出版的经营方式方法之外,还需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后者也许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经营的方式方法可以在实践中摸索、总结,而理论修养和创新能力却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和一定的悟性,需要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的熏陶与培育。

如果以上述的标准衡量,应该承认,我国新闻出版界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的确急需改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出版教育事业要承担起培养新型出版人才的历史重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诸多应该做的工作

当中,编写出版具有理论深度的著作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教材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建设。

出版事业和社会生活几乎是同步前进的,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出版事业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也只是一日千里才能跟上时代。永远向前看,这是出版业的重要特征。因此,原有的读物显然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的需要。现在出版的这套由我国新闻出版界一批著名专家策划并编写的“现代出版学丛书”,就是为了跟上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形势,根据他们在这—领域中多年积累的经验、最新的发展动态、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对未来的深刻思考编写而成的,供正在出版事业前沿努力奋斗的专业人员和有志于投身这一事业的年轻人学习之用。

参加策划和编写的专家,都在出版业的各个方面工作过多年,有的担任过出版业领导工作并长期从事出版理论研究,有的在出版教育领域耕耘时久,有的一直在出版部门从事实际工作。他们虽然分布在全国各地,专业也不尽相同,但是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始终紧跟时代的脚步,密切关注着国际上出版界的动态,苦苦思考着我国的出版业如何适应 21 世纪中国和世界的情况。

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就在作者研究、写作的时候,客观情况已经在变化了;再加上每个人占有的资料很难滴水不漏,观察的角度彼此或异,如果读者发现这套丛书还有什么不足和可议之处,我看应属正常。我们总不能等到一切都研究得完美了再来编写——实际上永远不会有这样一天,重要的是做起来,教起来,学起来。

我衷心希望这套丛书尽快出齐,在听取读者的意见后不断修改提高,使之成为具有权威性的读物和教材;我同时希望我国的出版教育界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为新的起点,加强科学研究,逐步形成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理论体系,使我国的出版事业不仅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达到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应的水平,出色地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的重任,而且在理论建树和人才储备方面也能令世界刮目相看。

许嘉璐

于日读一卷书屋

目 录

0

绪 论

- 第一节 中国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渊源和学科体系 / 2
- 第二节 中国书籍制度的演变 / 8
- 第三节 中国的图书分类 / 15
- 第四节 历代政府的编纂制度与出版机构 / 18

1

第 一 章

古代编辑出版活动的起点

- 第一节 汉字的产生及其相关探索 / 24
- 第二节 夏商文明与图书的起源 / 30
- 第三节 图书的早期形态 / 34
- 第四节 历史考古视野中的编辑活动 / 40

2

第 二 章

春秋战国时期

- 第一节 学术下移与私家著述的兴起 / 46
- 第二节 孔子的编辑活动及其历史意义 / 51
- 第三节 先秦著述的编辑与传播 / 58
- 第四节 竹帛与简策制度 / 64



3

第三章

秦汉时期

-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文化政策与图书编校机构 / 70
- 第二节 两汉时期辉煌的编撰成就 / 78
- 第三节 《史记》与《汉书》 / 83
- 第四节 刘向、刘歆的编校活动及其历史贡献 / 86
- 第五节 纸的发明与图书市场的萌芽 / 93

4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 / 104
- 第二节 历朝政府的图书编纂机构及其编校活动 / 111
- 第三节 图书品种的变化与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 114
- 第四节 纸的广泛使用与纸本书的制作 / 117
- 第五节 图书编纂和社会传播活动的扩大 / 120

5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

-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图书文化事业概貌 / 130
- 第二节 政府编校机构的活动与修史制度的确立 / 134
- 第三节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图书形制的发展 / 147
- 第四节 唐五代时期的编辑出版事业 / 155
- 第五节 唐五代时期的图书贸易 / 160

6

第 六 章

宋辽金元时期

- 第一节 宋代的图书编纂机构及其编纂活动 / 166
- 第二节 宋代的图书出版事业 / 176
- 第三节 民间书坊与社会文化传播事业的发达 / 183
- 第四节 宋代图书形制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进步 / 193
- 第五节 两宋时期的图书发行业 / 200
- 第六节 辽、金、元三代的图书编辑出版事业 / 206

7

第 七 章

明清时期

- 第一节 政府的编纂机构与编纂活动 / 220
- 第二节 明代的刻书事业 / 228
-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刻书事业 / 238
- 第四节 晚清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 / 243
- 第五节 印刷技术的进步与图书发行业的建立 / 256

8

第 八 章

民国时期

- 第一节 编辑出版事业的基本状况 / 266
- 第二节 书刊的编辑出版 / 271
- 第三节 民营出版业的发展及其出版活动 / 278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编辑出版事业 / 284

主要参考书目 / 289

绪论

0



中国编辑出版史是一门以中国编辑出版事业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为研究内容的学科。

编辑出版是人类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文字诞生以后,在现代印刷技术应用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书籍一直是社会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人类以智慧创造出书籍,书籍则以知识滋养人类。正是编辑出版活动,使前人形诸文字的知识得以转换成滋养后人的书籍。

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历程,其间促使书籍生产得以进入规模经营的两项伟大发明——造纸与印刷术,为历史上的编辑出版活动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成就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

书籍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其编辑出版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包括政府的思想文化政策、时代风尚、社会需求、生产技术状况等。一部中国编辑出版史将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梳理出清晰的发展轨迹,并探讨其发展规律,突出历史上编辑出版活动为社会文化传播作出的巨大贡献,从而为编辑出版事业现在乃至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学习和研究中国编辑出版史,需要从了解、把握中国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渊源和学科体系开始。

第一节 中国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渊源和学科体系

文字和书写材料诞生之初,中华民族的编辑出版活动就已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数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学科体系。

一、中国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渊源

中国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渊源,可以从“编辑”和“出版”两个词的词义演变中加以了解。

(一) 关于编辑

编,最早见于甲骨文中,由“册”与“糸”合体而成。《说文解字·糸部》:

“编，次简也。”清段玉裁注曰：“以丝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曰编。”可见，编连简册是它的本义，即顺次编排、编列之意。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了大量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之间产生的甲骨文献。经研究发现，它们是按所记内容的事类加以区分，并以时间顺序分编建窖储藏的，这足以说明我国编辑活动起源的历史十分悠久。

辑，本义为车舆；又同“集”。东汉班固《汉书》中常用之。例如，《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曰：“后世承平，颇有劳臣，辑而序之，续元功次云。”《礼乐志》记曰：“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地理志》记曰：“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艺文志》记曰：“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司马迁传》记曰：“赞曰……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对以上各篇中的“辑”字，颜师古均注曰：“辑，与集同。”这里特指搜集、辑录。辑，又通“缉”，所以早期“编辑”一词又经常写作“编缉”。

“编”、“辑”二字连用成词，最早见于《魏书·李琰之传》，其中记载：秘书监李琰之尝修撰国史，“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辑”。又《北齐书·魏收传》中记载：魏收“所引史官……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辑。”《北史·孝行传》中记载：“今赵琰、李棠、柳桼……入别传及其家传，其余并从此编辑，以备《孝行传》云。”又《北史·循吏传》中记载：“其余皆依时代编辑，以备《循吏篇》云。”前两例中，“编辑”一词当指史官编修史书的活动；后两例中，“编辑”仅指编排序次而已。

稍后，唐颜元孙《干禄字书序》曰：“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不揆庸虚，久思编辑。顷因闲暇，方契宿心。遂参校是非，较量同异，其有义理全僻，罔弗毕该。点画小亏，亦无所隐。”^①这里，对编辑工作的内涵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表明编辑不仅包括形式上的编次，更重要的还在于对内容的审定。

《魏书》由北齐史学家魏收于公元553年开始纂修，《北齐书》、《北史》分别为唐太宗贞观年间史学家李百药、李延寿所撰。可见，“编辑”一词的出现，与古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应用基本同时，而且在唐代已经具有与现代基本相同的意义和用法。

唐宋以来，编辑工作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学者编辑的书籍往往见

^① 李学勤，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第11册）·干禄字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587



重于世。苏舜钦《题杜子美别集后》记曰:“杜甫本传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吁!可痛闵也!”又《渭南文集》中陆子通序称:“惟遗文自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而名以《渭南》矣。”显然,这里的编辑包括收集史料、发凡起例、校正是非、确定取舍、纂集成书的全过程,其要在于体例创新、内容精当,因此,古代大多使用编纂、纂修和纂述、编述等词加以表述。

随着图书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出版机构的成熟,编辑活动不断被细化,致使学术界出现了将编辑分为“作品编辑”和“出版编辑”的不同观点,前者系指收集史料、发凡起例、编纂成稿的过程,后者专指对成稿的审定和技术处理。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在现代环境下把“编辑”一词的内涵界定为:“使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从事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等工作,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者。”这一定义对编辑活动的工作基础、作用对象、选取手段等从宏观上作出了较为完整的概括,事实上它已涵盖了所谓“作品编辑”和“出版编辑”的全部内容。但是,定义最后“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者”的表述,存在着易与出版工作界限相混淆的不足。其实,关于编辑、出版二者的区别与衔接,在雕版印刷术得到应用以后已逐步明确。例如,明代彭时在元欧阳玄《圭斋文集》的跋文中说:“兹所编辑凡十六卷,将以属浙江督学宪副刘君仗和重加校正入梓。”这就明确区分了编辑与入梓,即进入出版程序之间的界限。所以,表述若改为“使之圆满进入出版程序者”似更适宜。

(二) 关于出版

出版,是指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并使之进入流通领域,以保存和传播人类知识的社会专业化活动,包括排版、印刷、装帧和发售等环节。

“出版”一词是外来语,大约在近代机械印刷工业初起的19世纪下半叶才从日语中引进。但是,其内涵在公元10世纪的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已有完整的表述。宋初《册府元龟》卷608“学校部”中记载,后唐宰相冯道重经学,为此向明宗李亶建言:“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冯道所言“雕摹流行”,后固定为“版行”、“刊行”或“梓行”,其义与“出版”相同。此外,尚有“镂版”、“刻版”、“雕版”、“付梓”等词,其义不包含“流行”这一环节。

上述各词基本上都与雕版印本书籍的生产相关,是唐代雕版印刷术广泛应

用于图书生产后出现的术语。但是,这并不说明中国的出版活动就始于唐代。

在雕版印刷术诞生之前,中国的图书传播经历过一个漫长而辉煌的传抄时代,正是因为传抄的相对低效难以满足日趋旺盛的社会需求,所以寻求生产制作技术的创新才成为一种历史的选择。

传抄时代的起始,当不晚于殷周,《尚书·多士》所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即是明证。那时,王公贵族都有意识地将一些重要的事情通过各种形式记载下来,传之于后世。《墨子·尚贤》曰:“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传以遗后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又《墨子·天志》曰:“有书之竹帛,藏之府库。为人后子者,必且欲顺其先君之行,曰:何不当发吾府库,视吾先君之法美(一说仪)。”此二例中,“书之竹帛”一语系指将事实和思想用文字抄录于竹帛载体上,使后世子孙能够藉此了解古者圣王的尚贤和先君的法仪。其原意虽非面向社会出版,但却符合出版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保存、传播的要义。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文化学术事业空前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学术著作大量问世,正如《墨子·天志》所载,“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所以,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①,而“惠施多方,其书五车”^②。大量书籍经传抄流入民间,成为私人藏品而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致使秦孝公采取挟书禁令,禁止民间藏书。

中国文化元典大多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传抄则使这些元典中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那时,传抄就是出版活动。兴盛的传抄行为使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版活动的高潮。

概括来说,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地下出土文物的双重证据,中国历史上的编辑出版活动应肇始于殷商时代。

二、中国编辑出版史的学科体系

学习、研究中国编辑出版史,首先要明确研究对象,进而了解其研究的内容和范围,熟悉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和界限。也就是说,要掌握它的学科体系,即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学科地位。

① 《墨子·贵义》

② 《庄子·天下》



（一）中国编辑出版史的研究对象

本书所称的中国编辑出版史的研究对象是指从上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历史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

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其主要媒介是图书,自唐宋以来,已步入一个由雕版印刷技术支持的图书时代。本学科主要研究、探讨围绕图书进行的编辑出版活动,兼及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学东渐浪潮中新生的报纸和期刊。

从历史上看,由生产技术能力、社会发展需求、人们认识水平等因素综合构成的历史条件决定着图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这样的历史条件,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基本、简单逐步到优越、完善的形成过程,主要围绕图书进行的编辑出版活动,其发展历程与之完全一致。所以,中国编辑出版史研究的编辑出版活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它原始、简单、程序混沌的开局,与如今技术先进、分工细化、程序严格的现状存在巨大的差距。编辑出版史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历史地反映古今编辑出版在内容、理论、方法和机构等方面继承、变革、发展的事实,并辩证地分析和揭示出推动变革、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二）中国编辑出版史的研究内容

图书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种物化了的精神产品,它能不断反映、复制、放大、传播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人类围绕图书而发生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可以分为创造性活动和利用接受行为。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作用于图书,使图书在形制、编纂体例和内容、生产技术等方面得到持续的创新、丰富和发展;人类利用图书的行为包括人们的阅读活动、社会的传播方式和收藏等,利用接受行为会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编辑出版活动在内容、体例方面不断开拓创新。

编辑出版活动正好贯穿融通于创造和利用之间。因此,编辑出版史的研究内容可相应地分为两个方面:其一,编辑出版内部在体例、内容、技术、制度等方面的继承、发展及其相互联系;其二,编辑出版事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具体来说,这两方面的内容主要通过编辑出版家的活动、各类典籍的持续出版和图书市场的日益扩大综合表现出来。所以,一部中国编辑出版史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可解析为以下几点:

- (1) 重要文化典籍编辑、出版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 (2) 著名编纂出版机构的创办、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 (3) 杰出编辑出版家的重要业绩及其历史影响;
- (4) 重大编辑出版技术与制度的产生、完善及其历史作用;

(5) 编辑出版活动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历史经验。

本书将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对上述内容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叙述,从中展示中国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规律。

(三) 中国编辑出版史的学科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现代学术研究确立的学科往往是有其实而无其名,编辑出版史即是其中之一。古代,在以图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领域产生了校雠学,泛称治书之学,其在图书文献的整理、编纂与利用上讲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专学,后又各自发展成独立学科——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近代以来,学术界以文献学来涵盖古代校雠学的研究范围,逐渐建立了图书学、编辑学、出版学,以及相应的中国文献学史、中国目录学史、中国书史、中国印刷史、中国编辑史、中国出版史、中国藏书史等新学科,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图书文化进行多方位研究的学科体系群。

中国编辑出版史是编辑学、出版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编辑学、出版学分别以研究编辑、出版工作的内在规律和学科理论为主,侧重分析、探讨其内部各环节、各层面的工作规范及其相互联系。编辑出版史虽然也要研究编辑出版活动及其规律,但以从历史的层面上揭示编辑出版活动发生、演变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为主,侧重探讨、归纳编辑出版活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以便昭示来者。

在有关中国图书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群中,中国编辑出版史与中国文献学、文献学史、中国书史也存在部分交叉,但是区别十分明显。中国书史以图书与图书事业为研究对象,图书载体、形制的演变和发展是它的核心内容;传统文献学与文献学史也以图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专学如何运用于图书文献的整理和编纂为中心。但是,文献学仅将图书作为知识的载体而非传播媒介,所以其研究重在文化的承载而非知识的传播。编辑出版史则重在传播效果,所以着重探究、回答编纂体例如何适应社会阅读要求、出版如何满足社会传播要求、政府思想文化政策和社会文化思潮如何影响编辑出版事业等原本散落在图书史和文献学研究视野之外的问题与细节。

另外,中国新闻传播史亦以媒介传播研究为主,但是,囿于本学科的体系,其研究视野基本不涉及图书。

中国编辑出版史相对独特的研究视野和阐述任务,决定了它重要的学科地位。